

# 六盘山

## 编者寄语

旧时北方腊日，粥香漫过窗棂时，新年的影子便在檐角的冰凌里晃悠了。

檐下的冰挂粗硕晶莹，一日日被暖阳晒得瘦下去，滴下的水珠子砸在冻硬的青石板上，叮咚作响，倒像是新年的鼓点，敲得人心柔软乎乎的，盼头也便一日浓过一日。

晨起扫阶，院角的老梅枝已缀了花苞，深粉的骨朵儿裹着寒香，在西北风里挺得笔直，似也在等新年的风来。

巷口的老榆树落尽了叶，枝丫光秃秃地刺向灰蓝的天，却不显得萧索，因着树底下总聚着些老人和孩子，说着年节的光景。

王婶捏着红纸剪福字，剪刀咔嚓响，红纸屑落了一地，像撒了满地的欢喜；李伯蹲在石墩上磨菜刀，唯唯的声响里，藏着备年菜的盼头，磨得锃亮的刀刃，映着他眼角的皱纹。

屋里头，那位妇人正翻拣着晒好的干菜与菌菇，竹篮里码得整齐，裹着日光与烟火的清芬，是日子沉淀的实在。竹匾里晒着炒米、花生、瓜子，颗颗饱满，等着新年时，摆上桌，让串门的亲朋抓一把，唠几句家常。

孩童搬了小板凳坐在一旁，帮着剥蒜，听妇人絮叨着年节的安排，要蒸年糕，要煮酥糖，要贴春联，要守岁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琐碎却暖，像灶上温着的水，咕嘟咕嘟，漫着人间的烟火气。

晌午的日头暖了些，檐角的冰凌往下滴水更勤了，便有孩童牵着风筝跑过巷弄。

风筝是红纸糊的虎，黄纸剪的雁，在猎猎北风里摇摇晃晃飞在天上，线轴转得呼呼响，孩童的笑闹声也跟着飘远，惊起墙头上几只缩着脖子的麻雀。

偶有挑着货郎担的老人走过，被浪鼓叮咚响，担子里摆着红纸花、小灯笼、拨浪鼓，都是新年的物件，勾得孩子追着跑，老人便笑着放慢脚步，眼角的皱纹里，都是温柔的宠溺。

入夜后，灶火不熄，妇人在灶前揉面，白胖胖的面团在案板上滚来滚去，揉进了一年的顺遂，也揉进了对新年的期盼。

孩童倚着门框，看窗外的月光清寒，洒在院中的梅枝上，花苞似又饱满了些。风从巷口卷进来，裹着腊梅的香，裹着邻舍蒸糕的甜，裹着家家户户藏不住的盼新之意，还带着北方冬日特有的清冽气息。

新年未到，盼意已浓。这盼，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念想，只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，是腊粥的香，是红纸的艳，是家人围坐的暖，是岁岁年年，人间依旧的安稳。

盼着新年的风，吹融残雪，吹开梅苞，吹进千家万户，把团圆与欢喜，一一捎来。

## N 灵犀

一年匆匆而过，转眼又到腊月。快过年了，年宵花准备好了吗？

有一年腊月二十六，收到一束蜡梅花，打开包装，清冽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我还从未收到过蜡梅花呢，惊喜地想：“莫非要喜上眉梢了？谁寄的呢？”我醒醒花，把花插瓶，摆在飘窗上。一周前朋友送的荷兰红掌也开得正旺，这种硕大的七彩红掌能开一两个月呢。

我在家庭微信群里传了几张腊梅和红掌的照片。女儿回复说：“蜡梅是我买的。”先生夸奖道：“你真会买，你妈最喜欢梅花。”

还有一年腊月二十三，女儿参加同学的婚礼时带回两捧玫瑰花，插到花瓶里，家里立马亮堂许多。我才意识到，搬来金河几年了，还没有买过年宵花呢。上次搬家前，我曾买了开运竹和绿萝净化空气。

前些年的春节，我都会买些鲜花摆在客厅和阳台上。近些年，随着岁序渐长，人越来越懒，生活越来越没有仪式感。过年连花市都不逛了，更别说买年宵花了。但也知道家里摆上鲜花，让人眼前一亮，过年的氛围马上有了。

# 红火的年宵花

□ 张月华

女儿拿回来的玫瑰花摆上没几天，又收到朋友送的一束红掌。我才记起搬家时，玻璃大花瓶碎了，一直未买新的。我用两个瓷瓶插红掌，看着比玻璃瓶更上档次。

红掌凋零后，我又网购了一束毛茛。原来的花瓶太高，与毛茛良不般配。我想起有个高度相当的茶坛子，扒出来插毛茛很合适。拍张照片上网搜搜，茶坛子竟然是个创新器型花瓶。幸亏我没扔这些瓶瓶罐罐，才会物尽其用。为此，我得意了好几天，生活中的小确幸真是无处不在啊。

一不做二不休，我索性找出上次搬家时，好友送的一套景德镇花瓶。当年，朋友自驾游江西，带回两套瓷器，一套自用，一套送给乔迁新居的我，多珍贵啊。想着买些绢花，插到花瓶里，放在飘窗上。虽然开学后我们平时不在金河住了，但家里依然有生气。

我顺手把一套琴棋书画的小泥人也摆在了厅柜上。儿子打球回来：“我半天不在，家里大变样啊！客厅终于和原来一模一样了。”看来，该有的摆设一样都不能少啊。这套天津

的小泥人我珍藏多年，为了说服儿子学围棋，我才拿出来的。儿子学围棋没坚持下来，小泥人却在客厅扎下根，一摆就是十年。时日不能细数啊！

去年暑假外出旅游归来，见阳台上的花草因缺乏照料而枯萎大半，很心疼。秋天天气渐凉，我又补种了些花草，没想到冬天暖气一来，花儿便竞相开放。有纤纤袅袅的秋海棠，娇艳欲滴的仙客来，热情似火的红掌，淡雅娴静的紫罗兰，色彩缤纷的长春花……

就连叶子枯黄、奄奄一息的蝴蝶兰也重焕生机，抽出一支花剑，开了几朵玉色的花。养了多年的石斛也开出串串紫色的花。晶莹剔透的玉露也赶趟儿，伸出长长的花茎，仿佛再说：“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都要开花！”是啊，花有花期，人有时运，怀爱与诚，静待来日。

阳台上有一棵拇指粗细的三角梅，一直没精打采地。为方便儿子上学，我在市里租了套学区房。我们平时都住市里，周末回金河，给花浇一次水。看来三角梅不耐旱，隔三四天就要浇水。

有一次，三角梅又耷拉叶了，我拔出来看

看。种上一两个月了，老根还蜷缩在自带的泥土里，没发新根呢。我倒掉原土，重新栽种。没想到三角梅重获新生，茁壮成长起来。

怕三角梅徒长，我剪短枝条，它就生侧枝。进入冬月，三角梅开了满树的红花，长长的侧枝像展开的手臂，枝头也挂满了花。朋友夸三角梅养得好，我就想笑，这纯属无心插柳之举。原来想让三角梅多开花，就要控水，旱它几回。

我把三角梅摆在客厅飘窗的正中央，两旁放着盛开的仙客来和蝴蝶兰。儿子说：“妈妈摆得很有创意，这盆三角梅的枝条就像一位男子，向蝴蝶兰求婚呢！”孩子的想象力真丰富。

家里既有土培的花草，又有水养的青蒜。我把蒜头用牙签穿好，摆在瓷盘里，天天换水，不久便长出嫩绿的蒜苗。看着生机勃勃的蒜苗，我们也都满怀希望。

其实，所有的年宵花都要看心情，不光是花，哪怕仅仅是一片叶子，只要是蓬勃向上的，合乎自己的心意，都是赏心悦目的。

毕竟，沉闷的冬日里，我们需要一抹绿色或一线生机，拂拭心扉。

## N 岁月

我八岁那年，才上一年级。这之前，要么和小伙伴们疯玩，要么帮父母干点小活。

那时的我，跑起来一溜烟似的。要下面了，准备好了引火的麦秸，才发现洋火没有了。奶奶一声吩咐，我接过爷爷给的几毛钱，只需两分钟，就已经气喘吁吁地站在供销社售货员席丁龙大哥面前了。

他笑眯眯地问我，这么急，不会是急着搭锅，没有洋火了吧，我笑他的善解人意，说得对对滴。不过我每次风驰电掣跑过来，确实是来买洋火。至于买洗衣粉啊、洋碱、春蕊茶叶，还有大（父亲）抽的宝成烟，什么的，就不用跑这么快。

两封洋火柴到手，还余几分钱，他又给我抓了几颗洋糖，就像是此行的额外奖励，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路快马加鞭了吧。长得白白净净，讲话轻柔细语的丁龙哥，是我们大队里，我最羡慕的人，想吃糖就吃糖，想吃花生就吃花生，想看小人书就看小人书，那是神仙才有的日子呢！

漫长的冬天里，晚上偷偷跟着大人给猪撒麦青，撒蔓菁菜，是乡村生活的常态。第二天早饭，家家户户都是金黄的玉米粥，配着翠绿的蔓菁菜，热气腾腾，下饭滴。芥菜疙瘩腌制的咸菜，对庄稼汉来说，是很奢侈的伙食，过年做八宝辣子才用得到，平时很少买。

说过年，年就真的近了。五色豆加小米，做成的腊八面一碗，放下筷子，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。

大找来一根结实的锨把，绑上扫帚，把角角落落的蜘蛛网什么的，仔细清理打扫。姐领我们几个洒水扫地，用潮湿的抹布，把水盆面缸，大盆小罐擦得锃亮。妈开始拆洗一家的被子、炕上铺的粗布单子（因为没有铺在床上，所以没有叫它床单）。大开始打听着谁家挂的粉条好，拿回家一捆。上会时买回来的白菜、大葱、蒜苗、红白萝卜什么的，挖坑埋在枣树下，上一层包谷秆，再盖一层塑料纸，或者油毡，放半个月，没问题。不会冻坏，也不会发芽。离过年不到一个星期，漫泉河的豆腐，也得割十几斤，蒸包子，炸豆腐片是少不了的。妈已经准备好一盆黑豆，或者黄豆，单等卖豆腐的一声吆喝了。割好的豆腐，放在大盆的清水里，冬天放几天，是不会变味的。

妈会提前一天煮熟泡了一夜的红豆，放入枣泥和红糖、白糖，用一个瓷碗使劲碾压，然后放在铝盆里，第二天包包子备用。通常这个盆会放在房子火炕一侧的衣箱上，用干净的抹布覆盖着。这是妈陪嫁的两个衣箱，秋天时放着妈买来的黄元帅苹果、红香蕉苹果，那时还没有红富士苹果。隔天晚上，妈就会拿出两个苹果，一家八口人，一人一牙，整个冬季，房间里都是沁人心脾的苹果香。妈嫌弃衣箱黑色不好看，后来让大哥用枣红油漆又刷了一遍。

从豆沙馅做好，到第二天妈开始包包子，这段时间，我成了一个快乐的家贼，每隔半小时，就会忍不住悄悄沿个碎板凳，捏一疙瘩豆沙，抿在嘴里，舍不得咽下去，那种沙沙甜甜的味道，令我陶醉和迷恋。

妈是知道我这个“家贼”的存在的，盛放豆沙馅的铝盆，之所以没有放在手边，是怕我偷嘴太方便，或者担心有意放纵下去，会收管不住。但是又怕我馋得受不了，所以放在这个让我稍微努力一点，就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除夕夜终于到来了，妈把白条纹衫衫、方格粗布的新棉袄放在我们枕头旁边，地上则是几双崭新的黑色条绒布鞋，除却红五角星帽子和供销社买来的袜子，所有这一切穿戴，都是妈缝线、织布，亲手缝制而成。

第二天清晨，实在舍不得离开热被窝，可是门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已经响起，勾引得我一个鲤鱼打挺，就坐在被窝里喊着起床。蹑着脚来到床边，拿起我的棉袄棉裤，在灶火口反反复复几个来回，然后把衣服团成一疙瘩，麻利地给我穿戴整齐，身体挨着热乎乎的棉衣，舒服得像要飞起来。

大年初一，开始出门了。走亲戚的第一站，就是去外婆家拜年。初二，则是我家招待几个姑姑姑父，和出嫁的姐姐姐夫几家来拜年的日子。

新鞋有点夹脚，走到外婆家，其实不足一公里，我却觉得走了好久。盛放着油角和酥饺子、点心的篮子，是父亲用各色编织带编的，我小心翼翼地提着，生怕不小心沾染了泥土。

终于到了外婆家，裁缝出身的姨妈，一边炒菜一边说，看我姐手笨滴，给娃把棉袄棉裤裁得尺寸肥滴。我一下子害羞了，悄悄回过头观望，说好紧跟着我身后就来的妈，到现在，还没有看见人影呢。

# 儿时的新年

□ 刘星雨



富贵花开

孙诵昭

## N 意趣

# 心花

□ 王世华

进入腊月，故乡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，我的心也绽放出了童年过年时节的心花。

朔方的冬季，大自然中几乎无开花的植物，老人们称之为“钻冻”的花却在结冰的小溪边绽放。

小时候，春节临近，爷爷对孙儿们说：“走，跟爷爷去采‘钻冻’去。”其实“钻冻”就是款冬花。我们跟随爷爷，踩着冰雪，溯河而上，去采集款冬花，以备节日期间患感冒而用。爷爷挖出款冬，摘下花蕾，把根系原埋在湿土中，并对我们说：“挖款冬花，不能斩草除根。”看着柳条筐中绿中泛染着粉红色的款冬花蕾，我们虽然弄湿了鞋子，冻僵了手指，但收获感满满，心情和含苞待放的款冬花一样，美滋滋的。

五大（五叔）是一名乡村医生，当年被群众称为保健员，又叫赤脚医生。他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，给我们讲述款冬花的药用价值和其美名来历的动人故事。

北地百花凋零，顽强的款冬花与冰凌比肩，古往今来，它的无畏精神激发文人墨客吟咏唱和，竞相歌颂。

《楚辞》中描述：“万物丽于土，而款冬独生于冰下；百草荣于春，而款冬独荣于雪中。”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《逢鸾鸟》中说：“僧房逢着款冬花，出寺吟行日已斜。十二街中春雪遍，马蹄今去入谁家。”

如今，款冬花这种在严寒环境中生长的植物，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。这不，进入深秋，远在甘肃定西的表弟，给我寄来几斤村民种植的款冬花。

老家不远的河滩冰面上，花序长成的黄褐色蒲棒，似蜡烛、像香肠，在枯叶、冰层、积

雪的陪衬下，亭亭玉立，随风摇曳。

过年，除了备办年夜饭，还要穿新装，戴新帽，母亲忙完家务，带着孩子们来到冰滩，收取蒲棒，用作枕絮，制作成保健枕头。我们则乘机折下蒲棒，用手一搯，白色的毛绒花呈现，手持飘逸花序的蒲棒，一边跑一边散放着花序，自称：“天女散花”。

芦苇荡的冰面上，一片片芦花成为麻雀等小鸟的落脚点、觅食源，一群一群的鸟儿，一边叽叽喳喳地对着话，一边滴溜着眼睛，时刻不放松防备警惕，小心翼翼地啄着芦花籽；孩子们扛着早已准备好的冰车，来到冰上划着冰车，穿行在一簇一簇的芦花间，享受着冬天的欢乐，聆听着冰层下的小河歌唱着欢快的迎春曲，心花怒放。

清晨，冰花点缀在玻璃窗户外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小伙伴们常常在玻璃窗前，评说玻璃冰花象征的形状：像松树、像动物、像房屋、像云雾……不时争得面红耳赤。

一朵朵晶莹剔透的玻璃窗户外冰花，仿佛大自然在窗上写下的诗篇，寓意深刻。有一首诗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冰窗花让沧桑变得古典凝重”。

懒散而迟缓的暖阳，在孩子们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晨读声中姗姗而来，穿过袅袅升起的炊烟，照耀在玻璃窗户外，美丽的冰花，逐渐化成了水珠，流淌在窗台上，继而变成蒸汽，消失在山村。

如果说款冬花、玻璃窗冰花，是大自然赐予北地的恩赐，那么在山村中，俊俏女子剪的窗花、头发扎的头绳花、新衣服上的印花、枕头顶子鞋垫子的绣花、秧歌队表演的

## N 且听风吟

# 诗词二首

□ 日辰车

## 长河悠远

长河悠远，恋歌两岸。  
黄土厚重，山水相依。  
浩瀚星空，浩淼缘。  
共事求是，互助情长。  
离别惜别，影跨时空。  
雪压群芳，雪傲飞！

## 鹊踏枝·生日喜乐

廿二韶华初淬志，携笔从戎，永葆初心翅。

三十载亲情接替，戎装轩轸恒星际。  
文武兼修当作细，风雨襟怀，霄汉春晖丽。

前路坦途虹贯起，生生喜乐乾坤济。

## 浪花

□ 傲雪

坐上一叶扁舟  
穿行在海面  
按捺不住的心  
欢快地跳跃

我抚平兴奋的心  
轻轻的与风同唱  
那是一首唯美的歌谣

一个个小精灵  
洁白无瑕  
连成一体  
似梦似幻

我多想  
像你一样  
自由自在  
融入这种话般的世界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: nxrlbpls@126.com